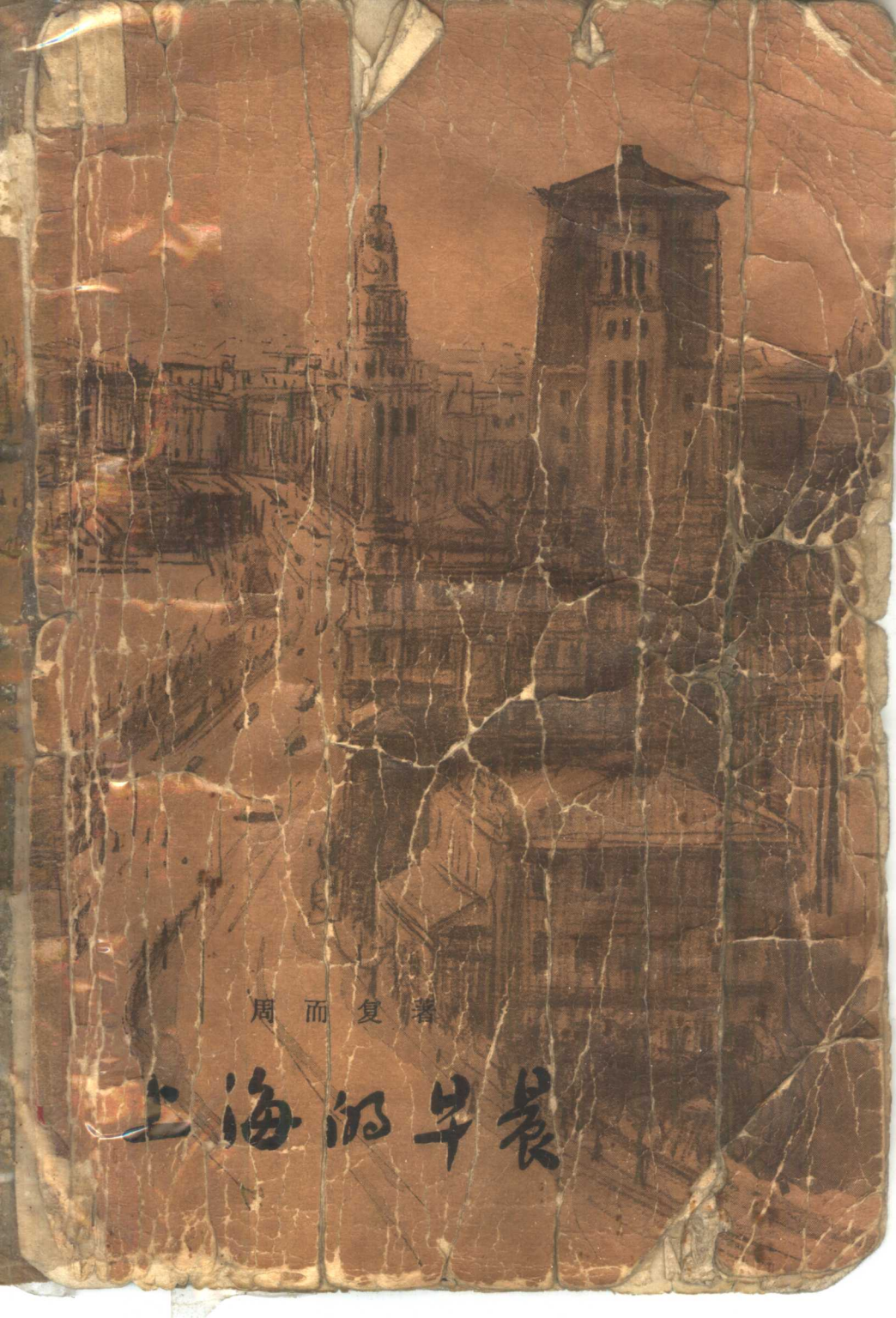




周而复著

上海的早晨

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部长篇主要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和平改造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中国工人阶级不断成长和壮大的历程。通过这一主线辐射出我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的大变化。许多人在这个大变化里经历了革命熔炉的严峻的锻炼，旧的思想旧的事物被革命的火焰无情地彻底地烧毁，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在不断涌现。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这个人类伟大的理想，在我国已经不是理想，而是光辉灿烂的现实。

全書共四部，約一百三十余万字，將陸續出版。

封面設計：王榮宪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城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書号 356 字数 354,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3/4 插页 2

1953年5月北京第1版 195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6000册

定价(6) 1.50元

CAF-26/01

一輛黑色的小奧斯汀汽車遠遠駛來，在柏油路上發出輕輕的嚇嚇聲。馬路兩邊是整齊的梧桐樹，樹根那兒去年冬天塗上去的白石灰粉已開始脫落，枝頭上寬大的綠油油的葉子，迎風輕微擺動着。馬路上人很少，靜幽幽的，沒有聲息。天空晴朗，下午的陽光把梧桐的陰影印在柏油路上，仿佛是一張整齊的圖案畫。小奧斯汀過了橫馬路，降低了速度，在梧桐的陰影上開過來。

在一片紅色磚牆的當中，兩扇黑漆大鐵門緊緊閉着。鐵門上兩個獅子頭的金色的鐵環，在太陽里閃閃發着金光。小奧斯汀的喇叭對着黑漆大門叫了兩聲。黑漆大鐵門開了，迎面站出來的是身上穿着銀灰色卡嘰布制服的門房，他伸開右手，向里面指着，讓小奧斯汀開了進去。他旋即關緊了大門，好象防備有什麼坏人跟在汽車後面溜進來似的。他過來拉開小奧斯汀的車門，里面跳下一個四十開外的中年人。他穿着一身淺灰色底子淡藍色條子的西裝，打着一條玫瑰紅的領帶；長方型的臉龐微笑着，兩腮露出兩個酒窩，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邊框子的散光眼鏡，眼光機靈地向四邊一掃，在尋找什麼。院子里沒人。他臺臺地走了進去。

这个人是沪江紗厂的副厂长梅佐賢，外号叫酸辣湯。这个外号的来源有一段这样的历史：梅佐賢本来并不是办紗厂的，是开菜館出身的商人。他的表哥裘学良是沪江紗厂的厂长，就凭这个亲戚关系到厂里来的，起先是担任事务主任的工作，最近升了副厂长。裘学良經常生病在家，不来上班。梅佐賢这个副厂长，几乎就是正厂长了。他在紗厂工作也和他开飯館时候一样，錢經過梅佐賢的手，他总要弄点油水。比如說厂里發代办米吧，本来應該向上海粮食公司采办的，但是沒有油水可捞，他就向庆丰米号采办。沪江紗厂总管理处的職員和厂里職員家屬的代办米，都是庆丰送去的；有的时候，在梅佐賢的默許之下，还掺杂一些霉米进去。那时候，梅佐賢所得到的油水自然就更多了。在大家吃代办米發現霉味的时候，自然有些不滿，甚至于發了牢騷，梅佐賢表現得更不滿，他当着職員的面罵庆丰，說这样做生意是自寻絕路；可是下一次的代办米仍然是要庆丰送去。一任事务主任，梅佐賢捞到的油水不少，他同人合伙，开了一家碾米厂。工人說，鷄蛋到了梅佐賢的手里也要小一圈。这个比喻并不过火。在上海解放的时候，厂里的鋼絲針布，皮帶皮，棉紗等等东西，直往他家里搬，起初說是保存起来，以后就变成梅佐賢的了。

他干这些事总經理并不是不知道，但他不在乎。因为总經理要更大的油水，梅佐賢可以在这方面献出他的才能和智慧。只要总經理的眉毛一动，他就知道总經理在动什么脑筋。凡是总經理要办的事，假如別人办不到，只要找梅佐賢，沒有一件不能完成的。而且，有些事只要总經理稍为暗示一下，他就知道應該怎样去办。他的另外一个綽号叫做总經理肚里的蛔虫，就是这样得来的。因为字太长，又只能說明他的一个方面，就是說不是很貼切，叫的人比較少，也不經常。酸辣湯的外号在厂里是無人

不知的。他自然并非不知道这个外号，有时听到了倒反而很得意，我梅佐賢就是酸辣湯，你能把我怎么样？現在从事主任爬到副厂长的地位，是總經理面前的一位紅人，誰也奈何他不得。

梅佐賢走进了客厅。穿着白卡嘰布制服的老王捧着一个托盘輕輕走过来，把一杯刚泡上的上等獅峰龙井茶放在梅佐賢面前的矮圓桌上。梅佐賢悠然自得地坐在双人沙發里，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向老王望了一眼，謙和地問道：

“總經理回来了嗎？”

“剛回来，在樓上洗脸。”

“請你告訴他，我来看他。如果他有事，我在这兒多等一会没有关系。”

老王点了点头，去了。梅佐賢揭开矮圓桌上的那听三五牌香烟，他抽了一支出来，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銀色的烟盒子，很自然地把三五牌的香烟往自己的烟盒子里装。然后拿起矮圓桌上的銀色的朗生打火机，燃着了烟在抽，怡然地望着客厅角落的那架大鋼琴。鋼琴后面是落地的大玻璃窗，透过团花乳白色的絹子的窗帷，他欣賞着窗外花园的翠綠的龙柏。

楼上传来咳嗽声。梅佐賢从怡然自得的境地跳了出来，他連忙熄灭了烟，站起来拍一拍剛才落在西装褲子上的烟灰，整了一下玫瑰紅的領帶。他知道總經理快下来了，目光对着客厅的門。果然楼梯上有人下来了，沉重的脚步声一步步迟緩地往下移动。梅佐賢走到門那兒去，象是接待一个貴宾似的在那兒等候着。

一个矮胖的中年人走到客厅門口，容光煥發，脸胖得象一个圓球，下巴的肉往下垂着，使人担心这肉随时可以掉下来。看上去年紀不过四十左右，实际上他已是靠五十的人了。头上沒有

一根白髮，修理得很整齊，油光發亮，鏡子似的，蒼蠅飛上去也要滑下來的。他很得意自己沒有一根白髮，用謙虛的語氣經常在朋友面前夸耀自己：“我是蒙不白之冤，這個年紀應該有白髮了。我的三個老婆對我沒有一根白髮是很不滿意的，尤其是大老婆最恨我的頭髮不白。”如果朋友們湊趣地說：“那是怕你納第三個姨太太。”那他就高興得眼睛眯成一條縫，樂得說不出話來，只是嘻嘻地笑笑。上海解放以後，他的說法有一點修正：“我的老婆對我沒有一根白髮是很不滿意的。”他不再提三個老婆了。

梅佐賢曲背哈腰迎接了滬江紗廠總經理徐義德：

“總經理，又來打擾你了。”

“來了很久吧，累你等了。”徐總經理瞟了他一眼。

“剛來，沒什麼。”

徐總經理一屁股坐在梅佐賢對面的單人沙發里，把整個沙發塞得滿滿的。他抽了一支煙，一對魚眼睛望着米色的屋頂，嘴里吐出一個個圓圓的煙圈。

梅佐賢仔細留神徐總經理的臉色，眉宇間很開朗，嘴角上時不時露出得意的微笑。他摸出今天徐總經理的情緒很好，准备好的事情可以提出來談一談。

“總經理，汕頭的電報到了……”

徐總經理一聽到汕頭兩個字馬上就緊張起來了，他的眼光從米色的屋頂移到梅佐賢長方型的臉上：

“那幾批貨色怎麼樣？”

“都脫手啦。裝到汕頭二十一支三百八十件，裝到漢口廣州的二十支一共八百三十二件全拋出了。”

“多少款子？”

“一共是一百二十五萬二千四百八十塊港幣。”

“划到香港沒有？”

“現在政府对外匯管理的紧了，不容易套。这个数目又不小，想了很多办法，靠了几家有港庄的字号才划过去。因为这个原因，电报来迟了。”

“他們办事总是这么慢，汕头这个碼頭靠香港那么近，来往又方便，还有广州客户，有什么困难？不怕政府管理多么紧，套匯的办法多的很，了不起多貼点水不就行了。”

“那是的，”梅佐賢心里想：坐在上海洋房里策划当然很容易，別人亲手經管这件事可不那么简单，一要可靠，不能叫政府發現；二要划算，匯水貼多了又要心痛。但是梅佐賢嘴里却說，“他們办事手脚太慢，心眼兒不灵活。不怕政府管的紧，就怕我們不下本錢，錢可通神。广东每年有很多侨匯，只要我們多貼点匯水，要多少外匯有多少外匯。”

“你的意見对。那批美棉和印棉有消息沒有？”

“貨已經到广州，正在接头……”

“要他們快一点脫手，脫手就买进……”徐總經理說到这儿停了停，思考了一下才接着說，“买进糖①。”

梅佐賢看他有点拿不稳，話講完了眉头还在皺着想心思，就接上去說：

“是不是买进参②划算？这两天香港参的行情看涨，大戶多买进。我們买进参一定可以得到一笔外快，这数目可不小。”

徐總經理沒有思考，果断地說：

“还是糖好。香港大戶做参的买卖怎么也做不过匯丰銀行，这是大戶中的大戶，最后他吃通，我們不上那个当。”

① 这是他們的暗号：糖代表美鈔。

② 这也是暗号：参代表黃金。

“那倒是，”梅佐賢馬上轉過口氣，他自己沒有什麼主見的，只要老板高兴，他都贊成，“还是糖好，把穩。买进參可能有些利潤，但是風險太大，何況總經理又不在香港。”

徐總經理點了點頭。梅佐賢又說：

“要是總經理在香港，我看，匯豐銀行也不一定斗得過你。你有豐富的經驗，看香港市場的變化，決定自己的行動，別人保不住會在匯豐手里栽跟斗，你一定會站得穩穩的。因為你是上海著名的鐵算盤。”

梅佐賢幾句話說得總經理心里暖洋洋的，表面上却謙虛地說：

“那也不一定。”

一陣囊囊的皮鞋聲忽然傳到客廳門外，旋即有一片紅光閃過。梅佐賢問道：

“誰？”

“還不是那個小王八旦，”徐總經理以充滿了喜愛的口吻說，接着他對客廳門口叫道，“要進來就進來吧。”

門口出現了一位青年，身穿大紅方格子襯衫，西裝褲子筆挺，褲腳管不大，顯得腳上的那雙光頭皮鞋越發光得突出，烏而發亮，和他頭髮一樣的引人注目。那頭髮高高翹起，象一片烏雲似的盤繞在額角上。他是二太太朱瑞芳生的，徐總經理的愛子。

“又要什麼花樣？守仁，這麼大了，沒規沒矩，見了客人也不叫一聲。”

“哦，梅先生，”他輕飄飄地叫了一聲，然後輕視地把嘴一撇，昂起頭來向外望着，兩只手叉着腰，右腳向前伸開，胸微微挺着，顯出不願叫的神情。

梅佐賢不在乎這些，也不注意這些，他討好地笑着說：

“守仁越长越英俊了。”

“唉，这孩子，”徐总经理得意地望了望自己的爱子。

“究竟去不去呀？”徐守仁转过脸来歪着头说，“爹。”

“去当然去，不过……”徐总经理和梅佐贤商量道，“佐贤，这孩子一心要上美国去念书，我总觉得到英国去好。纺织这门学问，英国是有名的，学好了，回来也好帮我管理这份产业。”

“那当然是去英国的好，总经理的高见不错。”梅佐贤说到这里，连忙瞅了徐守仁一眼，他感到这时候说话要留心，总经理是听爱子的话的，爱子的主意不好违背，不然他说句把话，梅佐贤可吃不消，要兜着走的。

果然，徐守仁不同意：

“英国，英国有什么好玩？连好莱坞也没有，我不去。”

梅佐贤看风向不对，马上转舵：

“不过现在美国的纺织业发展得也不错，有些地方超过英国，他学点新技术回来，那对我们沪江纱厂会有很大的帮助。”

“着啊！”徐守仁立即鼓了两下掌，笑了，觉得梅佐贤这家伙倒不十分讨人厌。

“去美国也未始不可以，”徐总经理每次总是满足爱子的要求的，他说，“可是你的英文底子不行，这两年在圣约翰附中也不好好念书，我看你还是先到香港，把英文的底子打好，再上美国。”

“这倒是很必要的。”这是梅佐贤的声音。

徐守仁一听到香港，就想起同学们讲的香港好，美国电影、美国衣服料子、美国的……要什么有什么，他当然满心欢喜，说，“去就去，明天走。”

“看你急的，”徐总经理想起香港那引厂，他问梅佐贤，“义信

运到香港去的那六千錠子，怎么还没有装上？”

人民解放軍一渡过江，徐义德料到上海保不住，当时没法把他所經營的企業一古脑兒搬走，但也不甘心全部留在上海，他就叫他的弟弟徐义信給他运走六千錠子到香港設新厂。这是一个好去处，国内有什么变化，那兒有个退步；同时把棉紗尽量外运，变成美金和港鈔存在香港匯丰銀行，即使国内發生什么大变化，徐义德也不怕了。他現在站的很穩：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义信最近来信說，厂址不好找，地皮貴，原来二十塊港幣一平方尺，現在漲到三十几塊了，还是不好找。英国当局限制又严，最近才搞到一塊地皮，連夜动工盖厂房，看样子下个月可以开工了。”

“再运两千去，佐賢，你看行不行？”

梅佐賢把眉头一皺：“这怕不行。那六千錠子，因为上海沒解放，拆运出去虽則比較吃力，还算順当。現在解放了，要是再搬动厂里的东西，怕工人不答应。”

徐總經理給梅佐賢一指点，果斷地說：

“那这样好了，守仁，你到香港去，先到新厂去看看你叔叔，把那边詳細情形給我写封信来，催义信快一点开工。”

“那沒問題，包在我身上，篤定泰山！”他的問題解决了，便連蹦帶跳地跑出去，一边大声叫道：

“吳兰珍！”

吳兰珍是大太太的亲姨侄女兒，她家住在苏州，因为准备考复旦大学，就住在徐义德家里。这时，她在樓上大太太的房間里。大太太低声地向她說：

“兰珍，这次考大学，你要好好用功。大学畢了業，你的前途就有保障了。”

“姨媽，你放心，我一定很好准备就是了。”她已經听姨媽說过好儿遍这样的话了，怕她再嘮叨下去，說，“我想，考上，大概沒問題。”

“还是小心点好。”

“是的。”她听姨媽的口吻有点責备她的意思，低下了头，玩弄着手里的淡青色的手帕。

“你媽死的早，只丢下你这个女兒，要好好讀書，給你媽爭口气。”

她点点头。

“你媽临死的时候，还对我說，要我好好管教你，我也上了年紀，管教不动你了，要靠你自己了。”

“我知道。”她的声音很低沉。

“我呢，到了徐家，沒生育过，朱瑞芳她有守仁，林宛芝是义德心头的肉，只有我無依無靠，义德把我掉在脑壳背后了。我只有依靠你了……”說到这儿，大太太的右手扶着吳兰珍的肩膀，想起老来的景象，忍不住落泪，嗚咽地說不下去了。

吳兰珍用手里的淡青色的手帕給姨媽拭干了眼泪，同情地說：

“我一定永远跟你在一塊兒，你別伤心。”

“不是我伤心，我現在的日子不好过，单是林宛芝那个神气活現的样子，我就受不了。”

“你別理她，好女人不会給姨父当小老婆的。当小老婆的，都不是好东西。”

“你說的对，兰珍，”大太太摸摸她的头髮，說，“朱瑞芳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以为她有守仁这孩子……”

“也別理她。”

“可是理誰呢？我一个人待在这兒，多寂寞呀！”

“我陪你。”

“你考上大学，你要念書，不能老在我跟前啊！”

“你可以出去看看戏，听听苏滩。礼拜六礼拜天我回来陪你……”

她感激地紧紧握着姨侄女的手。

徐守仁叫了一声無人应，他提高嗓子，又叫道：

“吴兰珍，吴兰珍！”

“我在这里，什么事呀？”

徐守仁又叫道：“看电影去！”

吴兰珍对姨妈說：

“我不和他去。”

“去吧，义德喜欢守仁，你可别得罪他。”

吴兰珍在楼上勉强应道：

“好呀。”

徐守仁向楼上走去，一路上得意地吹着口哨。

徐總經理見守仁走了，向客厅里四下看看沒有人，他把声音放低，生怕有什么人听去似的：

“佐賢，你說的对，現在解放了，錠子不好再随便搬了，今后工人吃香了，新工会里沒有我們的人不好办事，你看，……”

“我看，我們把工会拿过来，”梅佐賢端起矮圓桌上的上等獅峰龙井茶呷了一口，怕這句話說过火了点，便用話試探着徐總經理的意圖，“你說呢？總經理。”

“我說，沒那么容易……”

“唔，确实不容易，不过，不拿过来呢，办起事来也不順手……”

“你倒想想看……”

徐總經理沒再說下去，他那對可以入木三分的魚眼睛的光芒盯着他：那意思是說这回要看看你的本事了。梅佐賢眼睛一轉動，他猜出總經理的心思，就大胆地上一个条陈：

“把工会拿过来自然不容易，不过这么說說罢了。资本家怎么好领导工会，共产党会答应嗎？絕對不会。共产党当然要领导工会，我們給他来个換湯不換药，表面上是他的，实际上里面有我們的人，按照我們的心事办事。”

“妙，佐賢，真不愧是我的副厂长。”

“全靠總經理的栽培。”

“那么誰打进工会去呢？”

老王走了进来，向徐總經理報告：

“總經理，咖啡三明治預备好了。”

“知道了。你去吧，我还要給梅厂长談几句话，等一会儿来。”

梅佐賢听老王脚步声远去了，他坐到徐總經理旁边去，压低嗓音說：

“陶阿毛怎么样？这个人机灵，能干，勇敢，就是喜欢喝这么两杯，給他两瓶酒，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

“小陶能行，”徐總經理肥大的手指，敲了敲右边的太陽穴，轉过身来，对着梅佐賢担心地說：

“不过，他是过去工会的副理事长呀！”

梅佐賢見總經理發愁，立刻改变了口吻：

“这一点倒是的，總經理看是不是还有办法呢？”

其实他已經想好了办法，不过在總經理面前既不能表現自己無力，也不能显得自己比總經理高明。他有意把話留給總經

理說。總經理想了一陣，思考地說：

“办法当然有，我們过去在他身上也下过点功夫，他过去和工会理事长開意見，工人都知道的。他在工人当中威信蛮高，現在我們再給他点本錢就差不多了。”

“本錢？”

徐义德見梅佐賢不大理解自己的話，笑了笑，說：

“政治本錢：我們要对他表示不滿意，他也要想法尽量反对我們……”

梅佐賢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在總經理面前晃了晃：

“總經理想的妙，实在妙！”

總經理囑咐他：

“你要注意一点：表面上不能和小陶接近；小陶要象过去一样，寻找机会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反对我們，領導工人和我們斗争。这样，他有了政治本錢，給我們做事就方便了。”

“總經理高明，”梅佐賢贊不絕口，“高明，高明極了。”

“你亲自去办吧，別叫人知道。”

“遵命，一定遵命。”

“来，喝杯咖啡去吧。”

他們兩人走到隔壁的西餐厅里，繼續談論着，声音仍然很小，听不清說什么，有时爆發出一陣格格的得意的笑声，接着又是低語密談。

二

虽然是白天，太陽老高的，可是走进弟弟斯咖啡館光綫就暗下来。登上旋轉的樓梯，向右手那間舞厅走去，周围的窗戶全給

黑布遮上，一絲陽光也透不進來，舞池兩邊的卡座上有一盞盞暗弱的燈光，使人們感到已經是深夜時分了。梅佐賢蹣跚走進去，眼光向兩邊卡座掃了一下，立刻發現西邊最末的一個卡座上有入向他舉起右手招了招。他點了點頭，走過去。

在西邊最末的那個卡座上坐着的是個青年，看上去約莫有三十上下年紀，穿着一身咖啡色的條子西裝，打了一條綉着金龍的紅緞子的領帶，袖子比較短，不大合身，顯然是吳淞路舊貨店的貨色。他站了起來，給梅佐賢握了握手，說：

“這個地方真不錯！”

梅佐賢在他對面的空位子上坐下去，笑了笑，說：

“錯的地方好叫你來？”

“人又少，又安靜，理想極了。”

“特別是這個時候，”梅佐賢看了看表，說，“五點鐘光景，下午來玩的人差不多快回去了，晚上要來玩的人還不到時候。”

“地點選的好，廠長，時間也選的好。在上海跟你走，什麼地方都熟，真有本事。”

“一到了廠里保全部，我就不如你了，阿毛。”

陶阿毛是滬江紗廠的技工，雖然只有三十上下年紀，據他自己說已經有了十年的工齡，單說在滬江紗廠的保全部做工也快三年了。梅佐賢受了徐義德的委託，特地選擇了鬧市中這個幽靜的所在來和他商議，他換上了西裝，比梅佐賢早到五分鐘。

“不，我那點技術算不了什麼，怎麼能和你比，廠長，你是管理全廠的……”

“共產黨來了，我們廠長今後吃不開了，要靠你們工人了……”

“哪里的話，不管怎麼樣，廠長總比我們工人強，”陶阿毛嘴

上虽然这么說，心里可是高兴，眉毛微微揚起。他知道今天梅厂长約他到这兒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便試探地說，“厂长要我們工人做什么，沒有二話講，一定照办！”

“你当然沒問題，別的工人就不見得……”梅佐賢說到這兒，他低低嘆息了一声。

“別的工人？也沒問題，我在厂里熟人不少，有什么事，他們倒也听我的話……”

梅佐賢听到这兒很高兴，他歪过头去，对舞池里望了望，那兒有三对舞伴随着音乐在跳狐步舞。卡座里的人都是一男一女，在低低地談着，誰也听不見他們在談什么。整个舞厅沒有一个人在注意他們这个卡座。

在优美的音乐声中，梅佐賢伏在桌子上，喝了一口咖啡，把嗓子放低了說：

“你在厂里究竟認識了多少人？”

“少說也有百兒八十，点头之交，那就数不清了。”

“这次工会改选，你看，你选的上嗎？”

陶阿毛了解梅厂长約他談話的目的。他沒有滿口应承，也沒有立刻回答，对着桌上那盞深黄色的小电灯凝神地想了一陣，半晌，說：

“要我选上嗎？”

“你能选上最好不过了，以后工会有什么事，我們都可以知道，办起事来就方便了。”

陶阿毛摇摇头：

“怕不容易。”

“选不上嗎？”

“唔。”